

黄国武

宝贝你好嘢
金贝园

1993年—1996年作品

黄国武

宝贝你好嘢
金贝园

1993年—1996年作品
●策划●一村

黄国武 · 宝贝你好囉 · 1995 — 1996

责任编辑：阎义春

责任校对：臧 虹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宝贝你好囉·金贝园 / 黄国武作. — 沈阳: 辽宁美术出版社, 1997

(水墨新空间)

ISBN 7-5314-1639-5

I. 宝… II. 黄… III. 水墨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96) 第25798号

水墨新空间——宝贝你好囉·金贝园

SHUIMOXINKONGJIAN · BAOBEINHAO · JINBEIYUAN

黄国武 著

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 辽宁美术印刷厂印刷
(沈阳市和平区民族北街29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1/8 印张: 4.5 字数: 0.5万字

印数: 1—2 000

1997年1月第一版

1997年1月第一次印刷

责任编辑: 阎义春

封面设计: 一 村

特邀编辑: 王 鹏

版式设计: 义 友

责任校对: 臧 虹

ISBN 7-5314-1639-5 / J · 789

定价: 30.00元



我想这么做，就这么做了

(一)

科学越发达，我们面临的未知因素便越多。当下，就画画这一很自我的事情诸如要这么画而不能那么画啦；应走这条路而不应走那条路啦……等等一串一串的问题仍可无休止地争论下去。

其实，类似这画很“艺术”以及那画不“艺术”；这画风格“高”；而那画风格“低”，这画可规入国画之列；那画非国画……都是些见仁见智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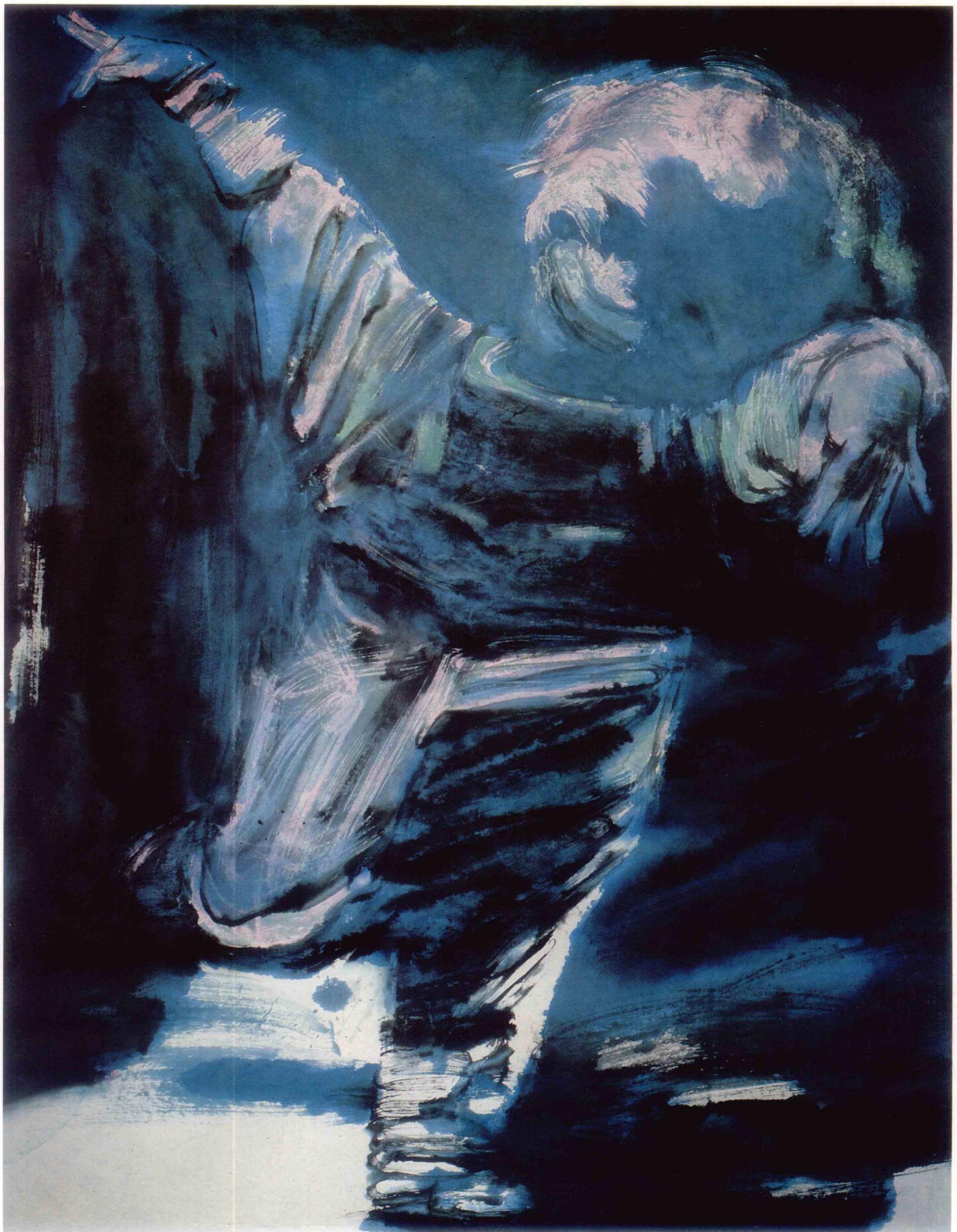
中国传统绘画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沉积成一个审美情趣、美学价值、审美标准、技法技巧的极为严整的范式，这点可从各时代以来人们总结出来的精妙得令人无不连连叫绝的画论中得以显现。



这范式的精深博大，正如一位足智多谋的老者，时刻在给后人指明着方向，后人大可以在这一范式之中毕生地钻研、实践，钻研、实践，愈是反复，便更能发现这一宝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后人大都是这样进步着：不懂画画——懂得画画——懂得画很多，笔精墨妙、意境深邃。

即使是“一笔一画”这一最简单的符号的挖掘，各朝各代已是名家辈出，流派纷呈。发展至今时今日更呈极致状态。后人的“一笔一画”一出手，就如同一个在足智多谋的老者那带微笑的目光底下做越轨行为的小孩，处在一种无所适从的窘境之中。

宝贝你好囉·喜月
纸本·矾水·180×140cm
1996年



黄国武 · 宝贝你好嘢 · 1995 — 19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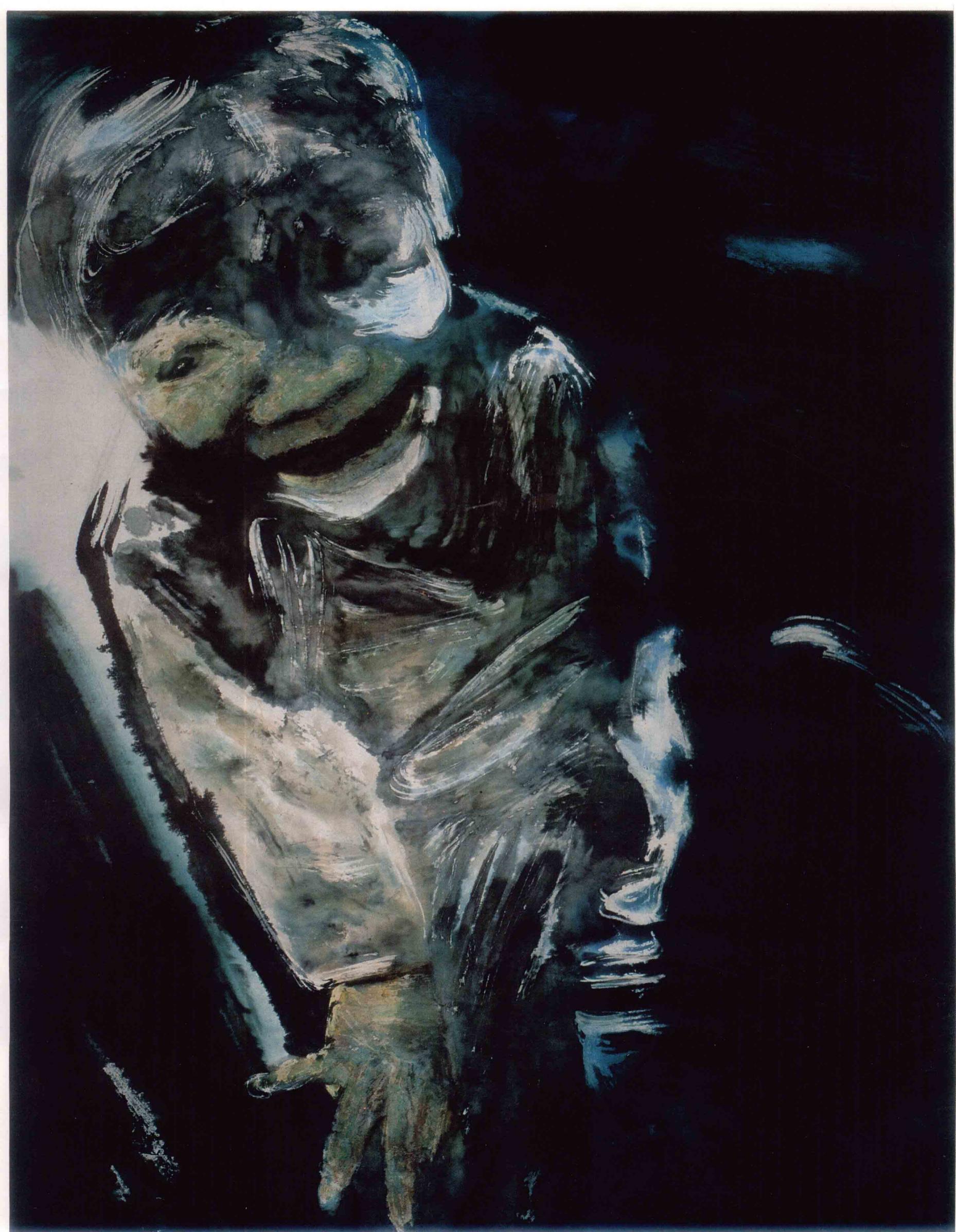


“艺术的态度，其实就是一种实验的态度，怎么干都可以，唯独不要囿于成规。”杨小彦先生这一番话大致可摆脱去这种窘境。

凡是在美术史上有所建树的画家大都是在这“一笔一画”的组合成画方面有独到的认识，也就是在笔痕的生成以及笔痕之间的对应关系上走出他人的窠臼而形成自己的构成形态。要做到这一点，看来“唯独不要囿于成规”了。



宝贝你好囉·见月
纸本·矾水·180×140cm
1996年



黄国武 · 宝贝你好嘢 · 1995 — 19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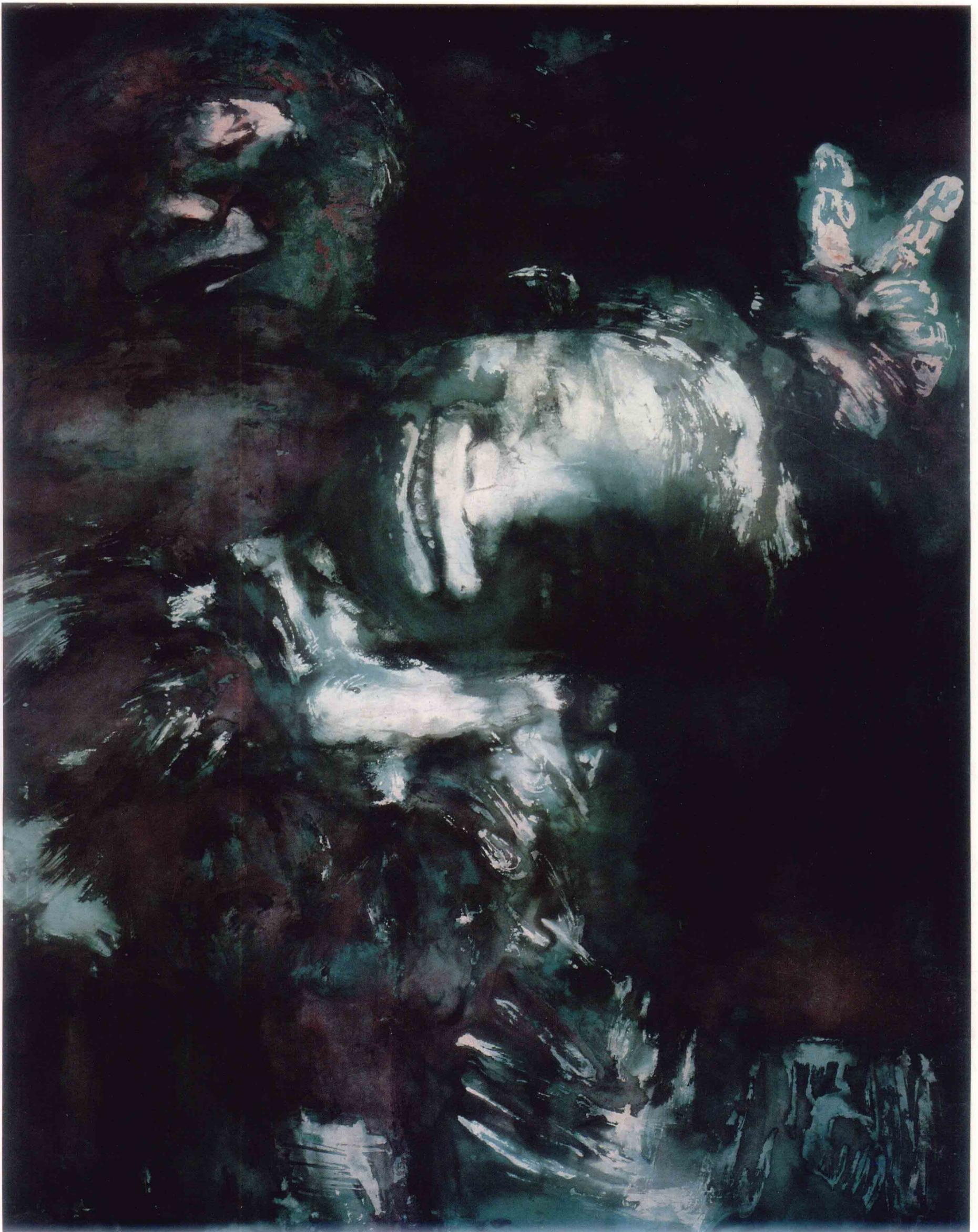
(二)

生于当代的我们，较于先人，我们所处的情境和视野已在不断地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我们都不可避免地有着当代的文化特点。此情此境，传统笔墨技巧与新的创作意念如何同步；如何以现代绘画特有的构成形式去实现新的创作意念的目的，如何用现代人的审美概念改造传统的笔墨技巧的审美价值……等等，都是作为后人的我们急待解决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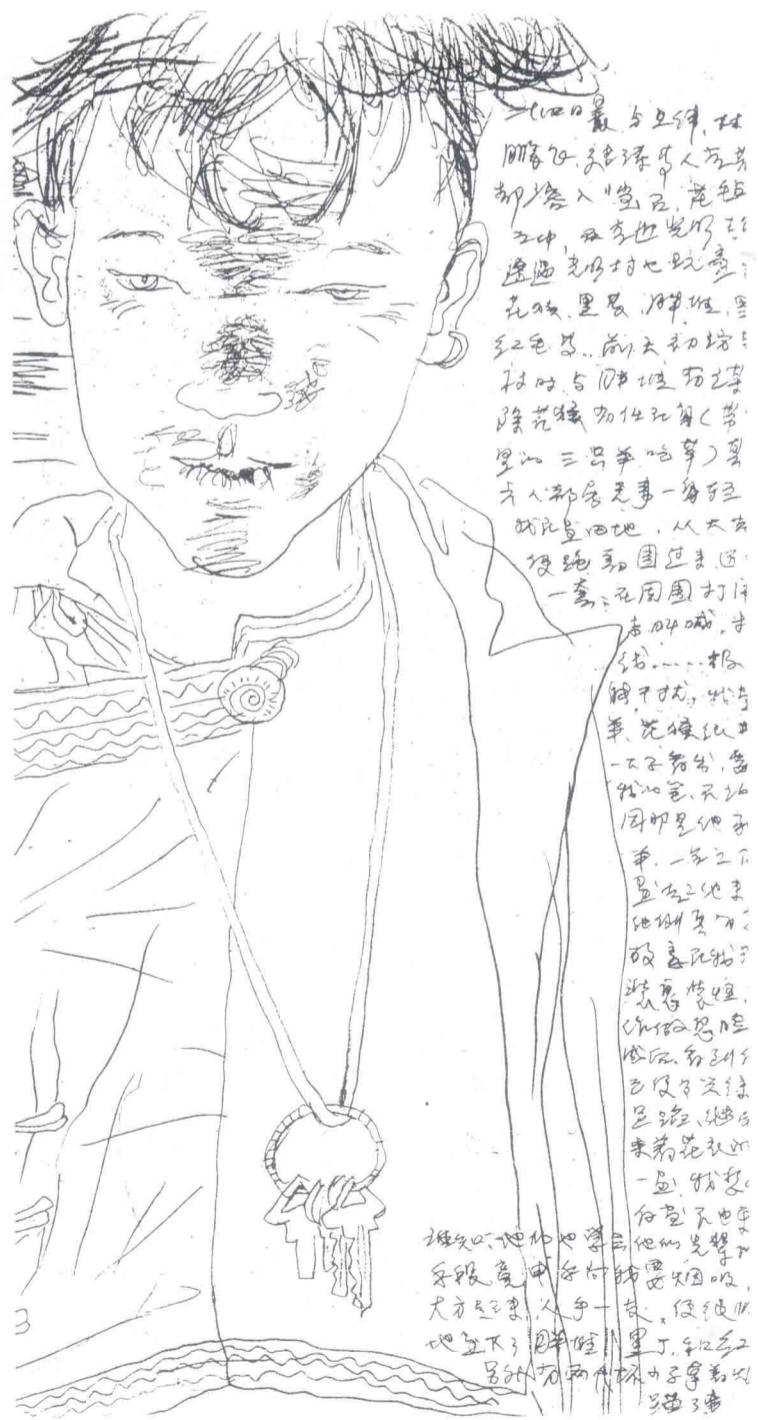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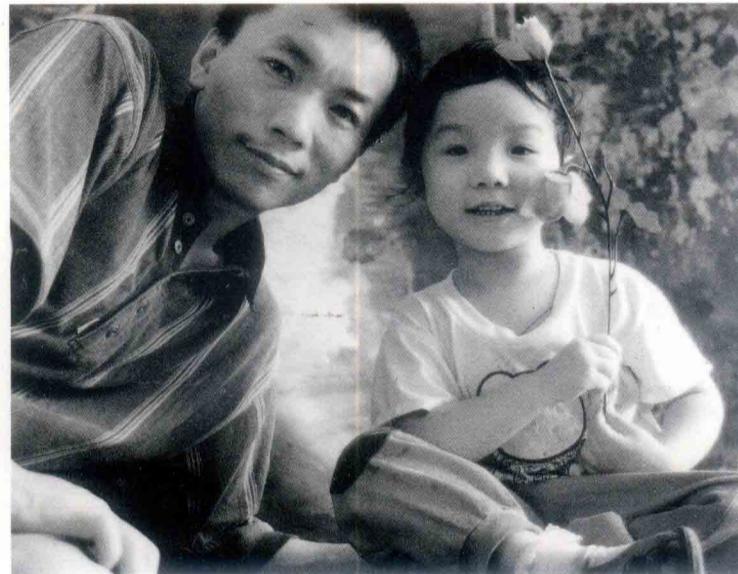
就我而言，这些年来，我尝试着“怎么画”多于思考“画什么”。我不断重复着做这样一件事，那就是改变部分宣纸原有的性能作为改体和再造传统的切入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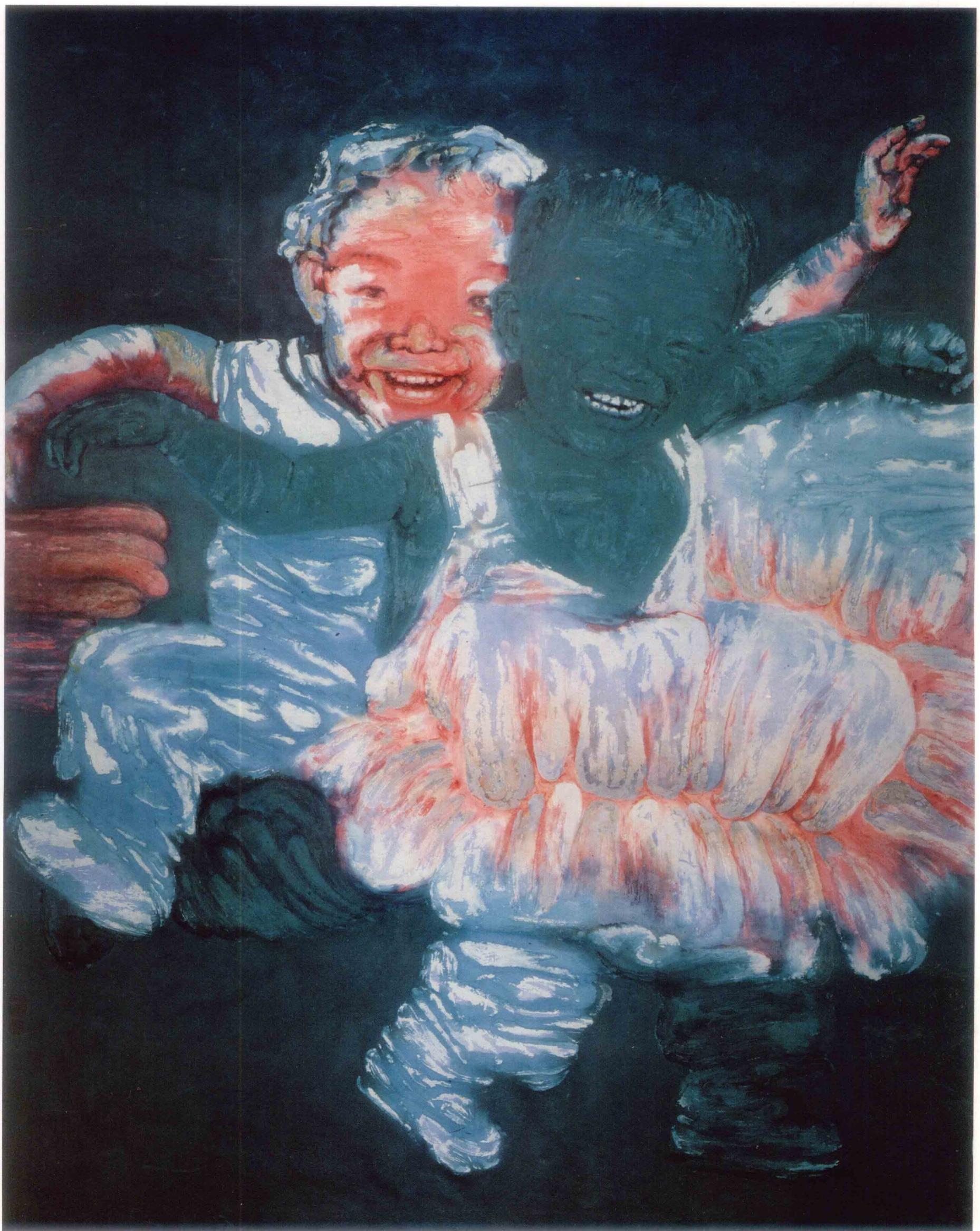
宝贝你好啊·百武彗星正拖着尾巴入乱云
纸本·矾水·180×140cm
199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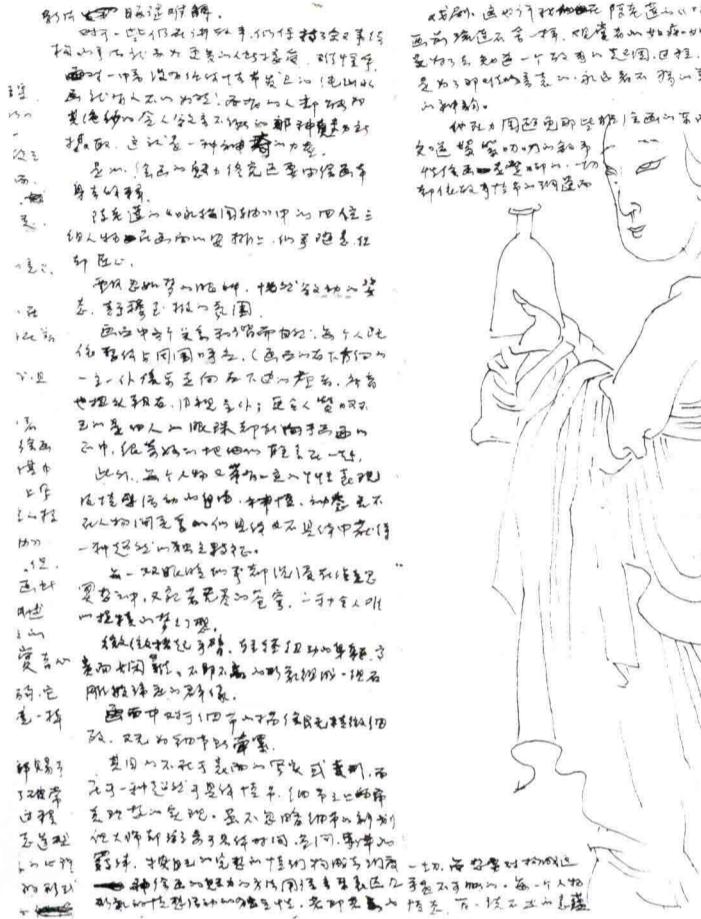
黄国武 · 宝贝你好嘢 · 1995 — 1996



宝贝你好啊·可爱的飞起
纸本·矾水· $180\times140\text{cm}$
1995年



黄国武·宝贝你好啊·1995—19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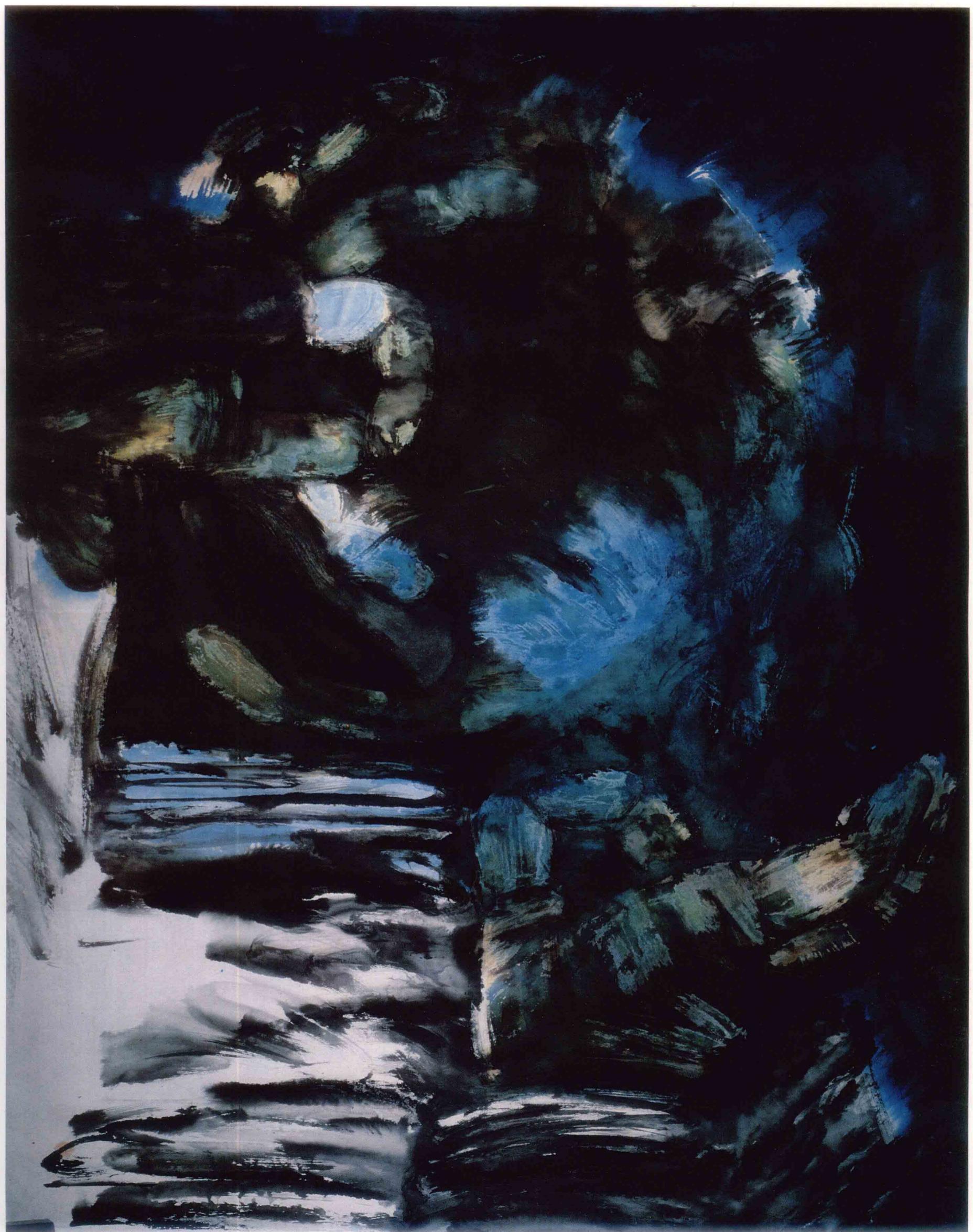


从1986年的学生作品《这个黄昏》到后来所作的《金龙宝地》、《龙泉旺水系列》、《沃角系列》，以至《山高水长》等都是在尝试着运用矾水对宣纸性能的改变作用，冲破原有宣纸在画面制作上局限而达到最大限度地表现自我生活情感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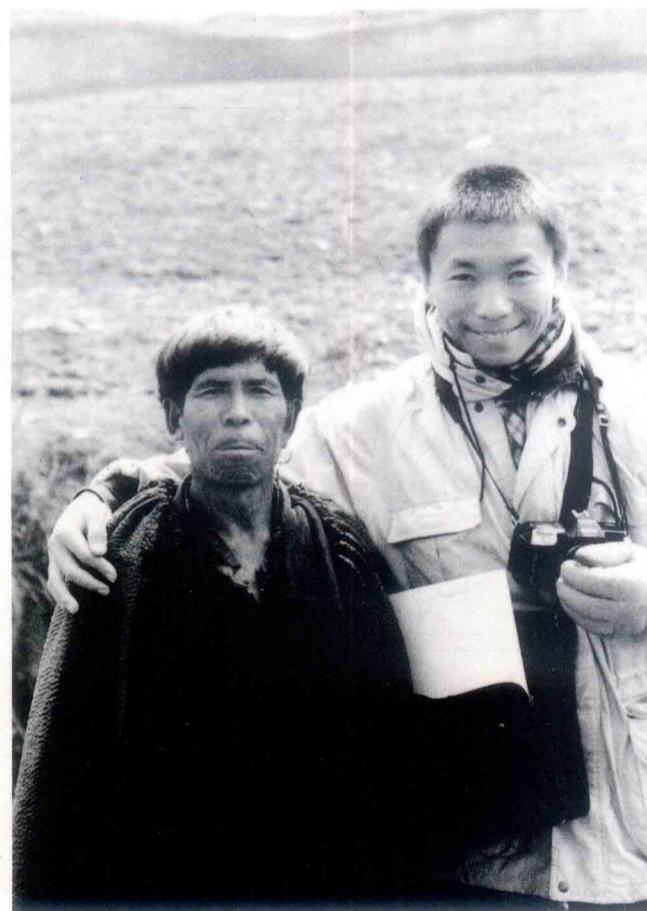
该时期的作品中，矾水的运用只是提供了在中国画的宣纸作画中的另一类的对事物的塑造手段，在生宣上有序地点画上矾水的痕迹，再进行传统的晕染手法。这无异于在熟宣纸上作画，但令我极其愿意这么去做的动力是因为矾水于宣纸上的斑驳痕迹，浑浊之中的灵气，可形成一种非常美妙的浑厚而又通透的效果。较为难得的应是这特殊的效果是用白粉或其他材料所无法代替的。白粉于宣纸有其不利因素，一是白粉要上得够厚方能产生坚实明快的效果，这样的话容易造成不流畅，书写性不强。二是其可塑性不强，在上了粉底的宣纸上无论是上墨上色都不是僵死就是胡乱的后果出现，不利于画面的调整工作，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其他如涂料、立德粉等固体类的材料附于宣纸上虽有可塑性强的优点，但又太坚实，对宣纸性能的改变过于彻底，于画面上显得过于唐突，且此类材料偏硬，不可伸缩，经不起反复卷展，很不适合用于宣纸上，所以，我还是选择较为中性的矾水作为中介，它于宣纸上的痕迹除了能显示出流畅的书写性、坚实明快的好处外，其更可贵的是对宣纸的改变非本质的，于画面上的凹凸感又是绝对的建立在平面上的。它作为中国宣纸上绘画的一中介材料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宝贝你好嘢·赏月
纸本·矾水·180×140cm
1996年



黄国武 · 宝贝你好囉 · 1995 — 1996



(三)

总过程的必然是通过无数的逆动、横移、滞留和突跳的偶然来实现的，形态的转换意味着新形态的产生，而新形态能否成立的一切规律都存在于旧形态之中。

“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李可染先生这一名句讲明这样一个道理，新形态应是脱胎于传统的，对传统的精深博大缺乏洞见而加以改造将会变成是任性的发泄，这是相当危险的。

改变部分宣纸的性能若是背离“书写性”及“水墨性”这一美学传统和中国写意画的风格特色的内核，那么，矾水的运用意义不大。



宝贝你好哪·那个更有形
纸本·矾水·180×140cm
1995年

85245



黄国武 · 宝贝你好嘅 · 1995 — 1996



从1993年《金贝园系列》到1995年的《宝贝你好嘅系列》，我开始进行制作上力求在充分发挥书写性及水墨性的基础上改变部分宣纸的性能的尝试，放弃日见娴熟的“刻意求工”而走“水晕墨章”的道路。这是此情此境，出于一种自身的需要，尤如“古人诗意图”及“农业文明的残存景象”于当代将只作为可圈可点的美丽片段加以回忆但不能实存。《金贝园》、《宝贝你好嘅》是从自身特有的生存空间中引申出来的所欲表达的情感，而在这种情感的表达过程中寻找自我独特个性的构成形态，约定俗成的规范绝对是束缚这种情感表现的绳索。把笔墨规范从旧的构成形态中分解。释放出来，用当下的自我情感去重新阐释，重新构成，愈来愈迫切。

